



葉公列傳第十五

齊王

古史三十八

李

葉公諸梁字子高楚莊王之玄孫也父曰沈尹戌戌初事平王平王城州來以挑吳戌知其必敗及令尹囊瓦城郢戌又曰子常必亡郢昭王即位瓦為令尹戌為司馬瓦貪而不仁楚人惡之戌為之貳而彌縫其闕國人賴焉及柏舉之戰戌與瓦謀所以捍吳而行瓦畏其克吳也背之出戰而敗戌反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三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剝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昭王既定以諸梁為葉公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晉人使謀於建請期建暴虐於其私邑

邑人許之鄭人得晉謀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
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
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它日又請許
之師未起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
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冕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
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尔父平以告子西子
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豈弟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止也子西不悅勝謂石乞曰王
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則
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
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
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
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
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
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
蔡方城之外皆曰不可入矣葉公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

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
匡正王室而後畀焉放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
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
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
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
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
也民知不死其亦大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固帥其屬將與
曰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
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
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
曰不言將烹石乞曰此事克則爲不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
害乃烹石乞子高兼二事國寧不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
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白公之亂陳人情其聚
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楚王問帥於太師子穀子穀曰右
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
曰帥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爲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六啓群蠻彭仲爽申俘也
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
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
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朝吉使帥帥取陳麥陳人
禦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王將以王弟子良爲令尹卜
之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子高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
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楚遂以安蘇子曰孔子稱知
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
禮未善也春秋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
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
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
子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
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
葉自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
子去衛般石相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
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
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
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與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
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
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
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
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
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與

商

公鞅

召鞅

方先

矣

言殺

令寡

商君列傳第六

古史三十九

商君者衛之公族也名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柰杜稷何座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座不執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考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三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我巨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座既死鞅聞秦孝公

下人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
秦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聽罷孝公怒景監晉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
鞅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
公復讓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不誠復見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覺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
矣待吾實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
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
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
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公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
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下令不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西入秦因
孝公寵監以求見孝公既見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
弗聽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鞅言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見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請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我我知之矣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
知鄰之前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
君之歡甚也鞅說公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
遠吾不能待且賢君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
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
下議已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
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
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
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莫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吏習
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
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
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

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
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務不易禮而亡及古者不可
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吾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
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亡逆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
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功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
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
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

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行於民其年秦民
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
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
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稱
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
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
造將兵圍魏安邑秦本紀及此皆言鞅圍魏安邑降之按此
後鞅欺魏將公子印殺之破其軍然後魏
去安邑徙都大梁則於此言圍魏
安邑降之者皆誤也但當言圍耳

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

咸陽秦自雍徙都之今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集
五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
而賦稅平平斛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
之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鞅
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
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
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
以爲然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
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
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盟
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以其軍盡破之魏惠王兵數
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
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
叔座之言也鞅旣破魏還秦到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良曰僕弗敢願
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
故不敢受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
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曰子不說吾治秦歟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良曰千牛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良牛期年繆公知之舉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下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邑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開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族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駮乘持矛而操闐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賔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司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嬰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蘇子曰解牛之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強國之事說孝公平蓋鞅之志本於強國而已恐孝公之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取魏河

西利之所在無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殺者殺之無罪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族之禍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商君列傳第十六

秦列傳第十七

古史四十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爭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天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

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
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
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碯沱易水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南有碯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
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
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
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

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
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碯沱涉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
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
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
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
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
國從於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亦充爲秦謂奉陽君曰
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合燕於齊非趙之利
也臣竊爲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
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

齊而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

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人與秦結

交李先之言見戰國策然戰國策載蘇秦說趙亦云今奉陽君

疾之世實未亡也且蘇秦死張儀說趙趙王言先王之時奉陽

君蘇秦先王明其未死也今故載李先之言而削奉陽捐館之

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

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

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

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

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於

秦狗馬之地齊必致魚一之海楚必致

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司

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

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尚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

慮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且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

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

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

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

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

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田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私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士敵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各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即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一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強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一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刑於胷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天破人之典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叛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

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

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趙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滑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快跋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荑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粃粃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以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

群臣之言事秦者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此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秦

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臣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取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洞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郟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豈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早勦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

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
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
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
三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
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
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
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
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

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
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
使人郊勞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
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
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
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
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初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秦
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
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秦既約六國從

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
闕函谷關時趙肅侯之十六年也十七年秦使犀首說齊
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十八年齊魏遂伐趙趙王讓蘇秦
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然諸侯宗
秦之策時相與合從或合或解秦人病之兵不敢大出者
十五年秦旣入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
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
十城易王謂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
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
生能爲燕得侵地乎秦大慙曰謂爲王取之秦見齊王再
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秦曰臣

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啄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
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
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蔽其後以招天下
之精兵是食烏啄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柰何秦
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
之故而歸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
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
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
之十城人有毀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秦
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

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
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
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
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
非欺之也臣弃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
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
若王曰足矣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
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
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
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
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強兵哉臣
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
忠信而得罪者乎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
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
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
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
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
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

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秦詳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弊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殺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甚恐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遂亦言學及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說燕王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齊趙者燕之

仇讎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非所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今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今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日有大數妻自組甲緝日有大數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

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一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此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爲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沒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寶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曰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代質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王也而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代乃遣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

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
讎強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一者將以
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
夫以宋加之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
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二齊也夫一齊之強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二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
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捷於會稽復殘強吳而霸天下
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
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
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代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
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
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
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
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趙爲
中帝立三帝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
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
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
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
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
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具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

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
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
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
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
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
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代謂昭王曰臣聞善爲事者先量
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今夫
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齊雖強國也西勞
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矣昭王曰善吾
請拜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游於齊代因
與昭王謀離齊趙之交乃先入趙說奉陽君伐齊奉陽君

不悅

蘇秦初說趙肅侯而奉陽君相趙至此約五十年則年七十餘矣

乃入齊惡趙令齊

絕於趙齊趙已絕乃說湣王伐宋又自齊使使謂昭王曰
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攻齊燕人伐齊湣王不知代謀
使代將而拒燕代固辭不許再敗齊師及樂毅以五國兵
破齊濟西王遂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
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
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
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
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
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案索隱太原非魏地當作太行卷

我下枳道案索隱霸陵有枳道亭非魏地河內有軹縣當言軹而已南陽封冀包两周乘夏

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

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陵攻則擊河

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

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

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

行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

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口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

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亡之已得且

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

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郾阨苟利於

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郾阨為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

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陽

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

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郾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

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爭以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子曰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而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為愈歟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皆從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浮語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蘇秦列傳第十七

張儀列傳第十八

古史四十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及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
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
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
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耳然貧
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
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與同宿
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儀遂
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
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乃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
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變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
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

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
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儀旣相秦爲文檄告楚相
曰始吾從吾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滅
荑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
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儀爭論於
惠王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

挾天子以令於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公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以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

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寧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以蜀封秦公子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旣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楚威王攻魏儀謂秦王曰王不如助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取魏皮氏以卒萬人車百乘助魏將犀首擊敗楚師魏兵罷弊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

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
梁謝秦惠王乃以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
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
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
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子
周復陰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
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
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
中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
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
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
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
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
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
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
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
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
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
劫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湏也此臣之所為大王

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王人王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倍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

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儀至秦詳失綏愾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甚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

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軫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且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誑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儀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比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必欲出之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官中善歌謳者
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片矣不若爲言而
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
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
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
儀厚禮之如故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
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自餘
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山山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山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
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

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
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
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
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
而攻至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
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
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
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没山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
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
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

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車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龍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之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

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

大王真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
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儀與秦親儀去
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黍
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
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厥
從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
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
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躡
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披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
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方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
者貴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
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昔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
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
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
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
王計莫如爲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
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韓王聽儀計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儀更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又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峯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趙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趙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大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儀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鼂池願渡河踰漳據蒼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侍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鼂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鼂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儀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今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

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龜池効河間以事秦
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
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
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
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
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而秦惠
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儀及即位群臣多讒
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
侯聞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

惡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因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
夢之王曰柰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
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
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
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
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於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
王恐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
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
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

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

陳軫游說諸侯始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儀忌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然矣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儀而軫奔楚未之重也使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饗食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梁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

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比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決軫適至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事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事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

楚聲也今臣聞越之楚豈能無聲乎且越之小國也相攻朞年不解以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兼顧了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下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也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爲然立爲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下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尅之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

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曰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矣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而東攻齊本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孰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蘇秦之爲六國合從以賓秦也秦惠王以衍爲大良造說齊魏使背約攻趙而蘇秦從約遂解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相秦衍東游諸侯至魏魏田需亦惡之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知欲以爲王廣土而取尊名而田需從中敗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待需留臣請亡王曰需寡人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

便也殺之亡之外母謂天下何內母若群臣何今吾爲子
外之令無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衍
許諾東見田嬰與之約結歸謂魏王曰魏之所患者齊也
田嬰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何不召文子而相之聽之乃
使文子相魏而身相於韓田需滋不悅蘇代爲田需說魏
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爲齊王曰不如衍之爲魏孰
與爲韓王亦曰不如蘇代曰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
而左魏王且無所聞之矣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
之所爲二人畏需之斥其非必不敢有外心王曰善果厝
需於側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
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

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與秦
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
秦而弃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
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去害
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
無事秦得燒掇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
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
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
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
邪乃起兵襲秦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秦惠王卒張儀去
秦入魏衍乃歸秦秦王愛之與之言事因許之曰寡人且

相三甘茂之吏過而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委國於子焉自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逐之復之魏

蘇子曰戰國之爲從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耻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爲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無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

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張儀列傳第十八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